



鄭少谷先生全集卷十一

閩中鄭善夫繼之著

後學鄭奎光章甫訂

傳

海仙人傳

閩大方伯龔公弘吳人生而穎少能通古墳典
剖疑圖徽隱東海蒲華塘賞幽自爲將三十年
抑而爲舉子文字進士起家以經緯當世事又
將二十年迺思當世之無以爲也棄兩浙大叅

知歸海上日歌白雲篇疏南華經義上揖古人
而與之游若真能拔世網而仙者嘗曰吾先代
都官君祠部君再有隱德吾有水石癖吾嘗如
有忝於二君子也時人稱爲三隱先生云公處
海上登年以載逆瑾宣焰玩大權杓化天下豪
杰而馳之公一不爲聞亦無戒日與窮島黃髮
翁泛輕舸浮游震澤雲水間賦詠自怡或赤脚
走海上峰觀蜃氣興沒龍吟蛟翔夜半日出咸
池晶晶然長嘯大叫自以爲世外奇觀及天地
和均 聖天子思得逸才以振葺蹈弊乃復簡
爲今官時之人復稱爲海仙人云鄭善夫曰吾
嘗聞古之神仙往往有隸宦籍而皆豪杰輩爲
之故葆真寓形完天遁人聽其往也王喬之葉
東方生之依隱玩世葛洪之勾漏蓋其真有所
得正不執滯於通隱之分也是故隸圉不卑貂
珥不亢拘餓不窮潛行不窒鋌刃不嬰視世間
一切榮辱起伏生殺壽夭化萬有若劇戲然而
隨之者彼何人也哉龔公其真有所得矣夫

南湖三先生傳

南湖三先生露公莊公淑公其先滎陽人也遠祖昭晉時爲泉建刺史過莆口愛其風土因遷祖墳於南山昭固未家莆也三公舊譜云唐玄宗時人世居閩之侯官天寶二載避李承昭之難自侯官徙永泰又自永泰徙莆之南山以祖墳在也山下有湖是爲南湖結講堂其上以修儒業莆古蠻俗六朝之間閩無聞士照諸載籍唐興將百年亦未聞有作者自三公入莆人始

興學其後十室九書堂龍門半天下南湖之響振之也當時稱爲南湖三先生云講堂在南山之麓因夢錫僧乞爲菴遂捨爲菴及改構其旁復遇金仙請爲刹復捨爲刹今城南五里廣化寺是也立寺之後移祖墳一十二丘於西峰之下莊公徙潯陽淑公徙仙遊惟露公居莆田是爲三邑之祖凡稱南湖鄭氏者皆三先生之後也嗟夫三先生豪傑者也業儒於比屋未爲儒之時而二林忠孝一方文武勛庸科第爲天下

甲雖其學力而開先者誰歟岷嶓積石河漢之
始明者固有所推矣彼顧無文王猶興者譜稱
露爲太府卿莊中郎將淑別駕皆無可考然是
詎足爲三先生重輕哉

鄭顛公傳

天祐公字君作淑公之後少磊落不羈知元運
將革自負以豪傑之才耻與牛駑同阜處南湖
塢中意洒然也是爲南湖處士晚年世益亂上
下溷賄上自達魯花赤下至邑子丞尉競爲饕

餕降其風而化之乃憤然有回淳反朴之志恤
恤然調貧鮮寡一物價平出納使世之貪鄙也
銷後游四方齋餘貲凡遇生物無大小貴賤卽
鬻而放之如是者十餘年人不能測其所藏咸
呼之曰顛公云公嘗假三世田其價已盡後其
子匱乃召而告曰而父所鬻田若未盡而值也
給之至其孫匱復告曰而祖所鬻田若未盡而
值也給如故晚年每辟火食日醉醇酒數勺微
醺輒麻鞋散髮走道上暢歌屈原漁父篇以自

况其志或勸之仕乃喟然漫答曰而不見飛廉
氏馬乎其一朱鬣白毳龍駱鳳臆終日不釋轡
卒以熱死其一垂頭昂尾駝頸駱膝踈齧善蹶
棄諸野終年而肥古之達者固不苟潔以罹患
不避穢以養精也茲蓋得之舊譜叅之故老所
傳云爾古之人有逃名狎狂裂冠毀冕而求自
拓其所極者世未易知也埋蛇渡螳近不在其
身則惠應之於其子孫云

南湖高士傳

昔人云澤中之晰蜴不用則委蛇草莽間用則
神變化爲霖雨士或然哉高士才氣英邁有大
志傲睨一世若無難事而乃涪湛於時焉年四
十就憲府辟三年入補尚書曹道莫有合者咲
曰髮種種矣安能以一資一秩僕僕岐逕爲哉
去之南湖之畔菟裘葛巾據梧曳索與魚鳥爲
伍歆然若忘情者及其論經世大務卽押闔弛
張洞視千古之上識者奇之間嘗語人曰士當
用人勿爲人所用以蒙莊巧愚奇而奇也大

雅明哲正而奇也蓋抗高志遏浮埃者晚猶好
黃白之術及閱李道純中和集卽飄飄然遁形
智以往所謂道不偶乃自用以康其身者歟高
士平生極踽踽少合然與爲冥契者又皆世令
人如靈武王侁博陵林誌漢孟吳航高廷禮輩
締文字之交云誌嘗曰峭直狷介可以信董史
佚蕩伉俠可以結朱孟其見所稱許如此高士
諱璠字仕琛鄭氏號曰純菴蓋守其黑云

烈女輝傳

烈女輝者五河令周應文之季女也其先姬姓
未裔卽國爲氏散處方隅應文蓋居庸之世也
輝生而含慧抱素七歲知女訓嘗論夏侯令女
曰一死事便了何截髮斷鼻乃爾應文甚奇之
時有張耀者將子也習業於應文雋爽絕於流
輩應文亦甚奇之間遂以輝屬焉待年于歸大
禮未就而耀以正德九年六月死時輝年十七
禮不敢踰閫奔訃吞聲痛悼自廢其食飲應文
憂之糾戚屬諭意不少變旬有二日遂自經於

中堂中外聞者匪不嗟惜聲動山後先是耀之家買棺畢氏得巨木一本析而二之至茲遂以及輝晞天其偶然邪輝性嗜花草墀下自藝數十本英蘂繁臚日供采擷輝死一夕盡爲之凋焉山後暑多蠅自輝之死輝之家蠅亦去類盡其次年乙亥所司部使者以事跡聞表其門曰節義越人鄭善夫聞之曰燕趙之風悲以壯其生人多慷慨奮躍有所激觸卽輕舍其生自古然哉故感燕丹之義視死如赴者白虹遂爲貫日往往有焉輝一女子也一念之至至感草木動天時是故城隍祀妻雷擊齊廷天人通貫之理古今一也吾嘗論燕趙之士使充以仁義道德顧但爲俠客劍士之稱顯後世已邪輝之天資冲粹豈又不在學者歟夫

應先生傳

應先生昌者浙之仙居人也少讀書知大義卽務爲躬行中年以母老稍出干祿久次得爲分宜縣尉常祿所入悉移致于母旁及于母兄自

奉惟敝衣糲飯晏如也吾聞先生事母與母兄
備極顛沛初自京師歸至台聞母兄疫台距仙
居百餘里乘夜走山谷穿虎豹及門抱持日省
侍兄愈而後即安在官時有術者談其母祿當
盡卽茹素自罰日不安其位託請歸寧徒步旬
日至血其膚後居母喪又一一執禮時年已六
十餘猶頓毀守墓側寢處苦塊衆止之曰奉几
筵禮也中衰之年以死傷生恐非所以爲孝乎
由是族黨遠近上自大夫下及衆庶咸翕然稱
之至有聞風而起者云先生平生急人之難有
同閨者客死無依先生旣爲殯之且力還其喪
焉其輕財仗義又如此在官數年廉慎以則恤
民隱剔吏蠹凡數十事蔚然入於人心給事張
文稱之曰安得似某者百人分布中外天下何
憂不治太守朱華謂其操持出衆有儒者之風
焉中丞韓邦問提學蘇葵王崇文咸亟稱之其
子良今爲翰林吉士相時謀道修先生之行云
鄭善夫曰吾聞君子之事親也下任力中任勞

其上不匱先生間關致養堅忍致敬禮而無忒
慕以終身又能潔已惠人以成其志而享其令
名所謂任力與勞而不匱者非邪孔子曰置本
不固無務豐末比近不說無務修遠詩不云乎
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蓋言反本修邇者也
先生之施顧有司之者而未大邪正德中善夫
與良定交于吳越之間得先生之行故爲之論
次其事

樗翁傳

少谷子曰孔子曰小子何莫學乎詩學詩則多
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夫識其名也非他也聖人
取象以明理比類以成德咸取諸物也爾雅樗
山樗其色小白生山中類漆樗散木也莊周之
言曰商山有樗結駟千乘隱將芑其所藪然匠
石去之不以爲高名之麗者以其散也嗟乎神
人以此不材陰符云人知神之神不知不神之
所以神樗翁西川洪雅人也張氏名某字某持
釋書日以繕障盲爲事又通堪輿之學達古今

事變成虧福禍與天地之化經綸之文言之鑿
鑿張而翁之闢而闔之放諸無用之地取諸樗
也不龜手不用以泝泝統豈樗之云乎翁昔居
花溪去邑會再舍時文物在邑翁有子鵬穎脫
囊中翁遷其處俾與賢士遊以成其德云蓋藏
金於山藏珠於淵葆其全而用之天下者也鵬
爲侍御史過權璫斥奸佞危言于朝不合則退
合則進進則蓋于其所事世蓋方之棟榱輪題
與道消息云昔者眉山蘇明允隱居放言不位
榮利後其子軾轍咸躋通顯翁得無類之然彼
且著權書以示可用而軾轍又止以文章顯夫
示諸無用者豈真無可用哉又况不爲軾轍者
其上下何如也樗翁寓神於散合志於空將無
以儒者之道爲風歸邪或曰釋氏之學古賢知
者多之蓋其玄化自止直寄之以定其情焉爾
矣

雙節傳

閩叅議鄭子毅一日過鄭子善夫言曰毅宗數

奇曾大母祝大母劉以節傳以有毅之身綫如也述二母之履命善夫言善夫相世自廢久亡有言者也以毅故以二母故故言而傳之

傳曰先鄭氏信州大氏鄭氏二節婦曰祝氏曰劉氏劉祝亦大氏故二婦非恒婦也祝歸孔貫生騏騏六歲而孔貫卒時祝年二十有六騏婦劉生潤潤十歲而騏卒時劉年三十有三先孔貫之父雅簿楚安鄉母劉氏留家祝事之百爾慎甚劉賢之雅聞而亦賢之及孔貫疾革謂曰

吾奇嗣子雅呱呱爾吾死之後汝少汝若何祝泣曰無貳敢忘夫子卒全貞傍孤抵有成立及劉之事祝肅雍靜一猶乎祝也其於騏於潤亦猶祝於孔貫於騏也其寡之年祝較少姑婦辛苦卒昌鄭氏堂有竹樹有羣鳥來巢有攸馴止鄉之人奇其事同知陳綱欲表其節不果知縣董綸江源相繼給其家厥後踐社各以壽終潤子毅成弘治己未進士守資兵曹今爲右叅議云鄭善夫曰上古亾節中古勵於節後世不風

節故亦亾節氣使之然也不風無率不率不風
二婦蓋得之天均者豐也豐廼無矯吾嘗怪今
史之不足徵也力贍者廼克致致者未必真吾
嘗恨逸者吾不見美也雖然古亦有然

少谷子傳

少谷子南鄙野人性極拙且懶少居貧不識榮
利以親故竊食公家持論迂濶不切時務不能
更故態不得于今之人好古書不能讀讀亦不
能折疑義年及三十而一無所成分必爲棄物
近復得丘壑痼疾藥不能療行將解脫束縛着
道履短衣登岱宗望東海歷江淮浮震澤訪石
橋窮會稽鴈宕諸山而後歸廬于武夷與所謂
少谷者關息焉守其玄而葆其真云

鄭少谷先生全集卷十一

鄭少谷先生全集卷十二

閩中鄭善夫繼之著

後學鄭奎光章甫訂

誌銘

方處士墓誌銘

方氏世居歙東鄉歷遷開化元亂復避地于邑
之慎山代有名德天順成化間有曰克共處士
者諱傲少孤孱卽能誓志強立自慎山徙居棠
陵連歲興土木任播植收山川之利以身其勞

糾宗屬分貸積羸歲廣祀田爲則不匱居鄉間
溫溫無疾言倨容人多諒其悃幅凡有紛難率
就之平焉性不飲常預羞醴以款賢士對客笙
歌宴樂久而弗衰吾文山昔嘗出遊處士結之
于婺州吾語人曰匪物之貽抑以其好賢焉耳
其親賢善施類如此初徐宿州瑒之窮也長而
無室處士力妻以宗之女第後宿州貴顯儒生
學士翕然服其識也俗歸女率重富輕儒亦因
以少變云處士平生履患難一不動容色壯歲
役于職貢裒致方物挈厚直過鄱湖疾風失柁
儔衆皆喪魄處士獨歌嘯若遺畧不爲變及濟
衆咸韙之以爲莫有道者其大都如此配吾氏
有淑德能承處士之志生男五人綉縟綺縠細
孫男七人豪唐度承廣奭豪綺之子也幼時穎
異有大志處士嘗摩其頂曰祖宗積德百餘年
天畀女豪將大我後乎每囑其子善成之弘治
甲寅月日年五十八而歿其亂命惟豪也後豪
果第進士著賢聲于崑沙二邑徵爲比部郎爲

文伸縮造化聲實日起將進爲名世之賢識者
以處士方食其報云處士旣葬之十有七年余
與豪定交吳中又七年復合于京師因得詳處
士行誼嘆曰君之賢達顧其所哉豪感泣曰先
公注目于豪豪深愧非達非玠無以慰先公茲
葬許年墓猶未志子幸爲我圖之余覽狀復嘆
曰余嘗見隱君子不由學問其作用自與道合
者豈質美乃爾抑亦山谷之生不習五味其氣
清明不近都會其風猶龐厚與其食報徃徃
智巧者不能跂其萬一古所謂善人巧於用拙
者其在斯人乎其在斯人乎再拜而爲之銘銘
曰

古有善人百年而興爰踐其德以雄其成吁嗟
乎處士之名

同安林處士墓誌銘

處士諱應字應彬以字行曾大父五秀才大父
乞奴父凱明世家同安之翔風麝浦山處士兄
弟四人處士以支子爲叔氏後少孤失學及長

始知書旁獵衆技如星數九章之類悉通其理
值業中奮勤動門戶弗克竟其所之比于元長
卽令讀書日勵以古人事業曰吾悔不學聖賢
耳母令若蹈吾迹已也鄉故逃儒卽農自處士
首先教子而後章縫之士起惜元身立名揚處
士弗及見之耳處士平生好惡多用其天資每
讀史至奸臣傳必切齒唾罵及至忠臣義士未
嘗不爲之泣下平生臨義事不顧利害直以身
當之弘治壬子海寇起處士計執其首者數人
後有反仇事露至徙家以避之其事每爲人所
傳如此同安富室多坐食少務農桑處士身致
羸尚計口力田抱甕決渠備勞苦而適也間語
其子曰女雖讀書茲亦不可不知持家斬一繆
雖禾頭木屑亦不忍殄然有告以困窮又恤恤
捐所有人以爲儉故又稱其惠云先娶許氏生
男某某夭女某適某某適某某夭許以罪去
娶鄭氏生男某某女某適某處士生正統己卯
月日卒弘治己未月日年六十五越壬戌與鄭

氏合葬長興里鞍嶺葬後十六年爲正德丁丑元登進士又明年友余于京師始以狀來乞銘於戲處士古所謂木強者惜夫執之而未化也元今濟以學問處士之璞於是乎開矣於戲處士嗇於其身顧宜有元也銘之曰
璞之純以開于後之人

從叔南京監察御史竹泉公墓誌銘

從叔侍御公殯將行其孤昭泣告余曰自先子歿今八禩然音日遐而德日幽孤之不肖也感矣後茲庸詎知有先子也雖然兄之耻也余曰唏是誠余任也明幽追遐今其圖之侍御諱行字世濟疆志利學成幼不貳達於行而無流懷故日載其耀弘治乙丑以春秋成進士出而執令于增城增城屬廣隩區逼五嶺歲厭大盜於是乎下則以爲民紀針兵順農以遷其途資亡振淹以賴其生立方育類以綸其恒德由是日引月長民變而順臚言風蜚三年無稅政也入爲侍御史還軫白下復監廣右之官日罔安志

又三年持母憂去歸嗣父憂哀苦以死年四十而三方侍御未歸時有相者曰祿戾是數亦伊邇余時以侍御燕領駝肩鶴武而虬髯必將大施志於民國不然之也乃今其然哉豐聚而嗇施阜體而儉庸志士蓋惜之也侍御平生疏曠疆義不下氣不爲嗾嗾之德蒿目而急世之憂其在增城也上任其果嘗厲戈揚盾以蕩羣盜而三奪其魁又嘗掩枹鼓卸橐韃以身誘巨逋至犯其剡及祛以脫其好以奇制師類如此曾祖墜兵部主事祖文韶父明壽官娶陳氏無子窆祔壽官之封繼娶陳氏生男四人長卽昭次某某孫男某某卜以嘉靖元年秋九月日塋于赤龍之陰銘曰

桂也可以爲麗大折而小泄也蔽牛者櫟神用以拙也誰之弗材而久持捩也朝穆之抱真離數世所媒也

故嘉定教諭吳公墓志銘

公名泐字子潔吳氏系出宋觀察使朝甫之後

公懋有隱德母葉氏生二子公長少慧從舅氏
堅講毛經數年大翫於詞齋於理閩士之雋者
附焉如御史危行戶部郎陳嬰進士余衷李廷
朱璽謝珂與珂之弟璠皆樂有成者成化二十
三年省試上其名於禮部弗售以母老分校唐
昌七年以最遷儀真過臨安母卒扶喪而南卒
喪改嘉定又七年乞歸邑士夫僚屬與門下諸
生願留以考成不克歸二年卒得年六十四寔
正德五年七月十一日卜十二日壬寅厝於東
郭鳳丘之陰以母弟濬祔孺人林氏男二曰德
祥曰德祚孫男一將葬德祥致孺人之命曰先
夫子遺言必得君銘諸幽敦請余諾曰善夫嘗
館公家日得侍言竊記公自誦曰吾中歲窘甚
身化居妻績紝不能得父母甘脆先人棄吾哀
而屑此官以奉母也母且死旁皇遠道肩輿櫬
跋梨關三百妻孥以徒步從事今雖鼎食未嘗
甘也嗚呼公其有至性乎哉可銘也已詞曰
維躬弗羸惡旣其庸維齒不豐誰守其宗嶷嶷

鳳丘爰止而宮

閩進士林允大墓志銘

君名德昌字允大以字行林姓十九代祖穆自光州固始入閩居方山十三世至津龍爲元尚幹官地以官顯而稼翁而同惠而烜烜始遷瀛洲生成成生鉉其別業在尚幹者多宦名惟瀛弗耀君鉉冢子也穉時以敏受專毛詩識大克弘治二年錄閩進士籍再校於禮部棄乙榜歸力學奉親期必効所志十七年夏以母陳氏疾籲天求代坐憊先母以終享年四十有三噫其可哀矣夫負志而竟以休用情而不獲養誰之爲哉斯其以然者天也娶吳航高氏生子男三長曰繼其次曰憲曰舉皆始學而文女三高先君死繼室以臺江陳氏歸二月而寡今將以是年某月日奉君之柩合高氏宅於某山之原其友林某爲具狀導其子繼來乞銘善夫哀其志而感其情可禠之以傳也銘曰

負志而遺用情而訛維天匪吾匪脩維何至德

之陽有丘其塋貞珉是勒爰尚而聲

墓表

時菴高先生墓表

鄭子隱居鰲峰之北有高子澱者九人與游時
登山釣水嘲風謔月余必九人偕而九人亦莫
予之逆也邦人見而指之曰十才子來矣復曰
四生蓋詆之之辭也然誰詆之而名亦嗣是日
起澱家最貧然事母至孝事兄至弟身菽水得
錢卽以畀其兄妻紡紉爲生卒歲無愠余久而

難之丁丑秋余有四方之役澱啣其母陳氏之
命來曰先公德浮于用有美弗徵澱復弗克肖
恐遂沒於澱之身後世亾述者先生幸哀而表
之余覽狀嘆曰風之下久矣自閭墻之刺作君
陳不作漢晉唐宋以孝友起家者一指數而盡
傷哉吾方吊往昔而諦觀乎天下久而弗吾應
也何意乃今得高氏於吾之鄉吾無得而聞之
耶無幾何林子鈇傳子汝舟報曰澱之母於是
年月日死矣殯無容棺之所再旬日而卽幽於

乎孝友之門戾此其極也悲乎今者尚忍公之
弗表哉高出宋迪功定之後元有慶生通三經
爲醇儒入明旭寂以行業顯旭子基基生四子
其諱鑑字孔明者卽公公少彊立博載籍至于
常犯紀臣侵君子妨父妾婦乘夫弟兄相虐迭
瞿然失席叱咤而唾罵識者已知其有所不爲
矣爲文用古於今試輒不利晚以父日耄就分
教曹州尋遷清遠入官忻忻然歲分餘廩致甘
脆爲養先事繼母至相忘如所生者其於先世
遺產悉以推諸弟曰吾方食祖父之休矣鄉閭
義之以爲躬行孝弟而公自視歆如也父沒之
後卽無復宦情歸結菴以老曰時乎時乎吾不
知爲偶乎爲奇乎舉世溷濁孰與其潔衆人菑
芒孰揚其芳復自稱爲種蘭道人云於乎公才
足以幹世行足以轉俗其有緒餘見之丹青文
字人皆寶而惜之况其大哉候官吳鏘聞人也
嘗曰先生如高陵廣淵吾未曾陟其樊而涉其
涯安能測其中之蘊卽使天假以位移孝移順

施于有政豈但如古之所謂狂者不掩其志哉
吾聞晉王祥之後衣冠之盛甲于江左公之弗
施也或者天將侈之於其後也况濼也復脩公
之業耶公墓在螺峯之麓其詳見于舊志余今
舉其大者表之後千百祀有道公之懿德者祝
吾之文

敬齋鄭先生墓表

先生諱伉字孔明其先赤石魯氏七世祖正叔
出姑子後遂爲鄭氏居常山之象湖世濟其德
至先生而大先生吳康齋之高業弟子也風聞
楚越之交蓋闖然游於萬仞者余生也晚不及
挹先生之容近季子道者揖余于京師求表先
生之墓因得睹行蹟聞風慨然樂爲執鞭而恨
不可得者先生三歲聞父母哭而知哀五歲誦
故事十三讀易治舉子文理蔚然二十爲博士
子及省試一再不合棄之曰顯親揚名恐不
在是也乃走豐城拜于丁潛軒之門求踐履實
學時年三十有幾矣迺復見康齋先生于崇仁

康齋曰此間工夫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遠來對
曰此心放逸日久先生復之耳敢欲速乎因
受小學日自驗之心身徐得聞四子六籍之要
久之於道若有見焉乃歸築室于龍池之上日
取諸儒論議一切折衷於朱子凡古載籍鮮不
讀但不讀佛老之書嘗謂其毀肢體滅人倫卽
不容誅又何待讀其書而後辯其謬哉一時名
士若蘭谿章楓山開化吾文山南昌張東白皆
與相可否所著有易義發明卦贊讀史管見觀
物餘論蛙鳴集凡數十萬言惜以燬盡其存者
僅十之一云吾嘗聞康齋之學最強毅直致不
屑屑於文字箋註約破碎而大同之卓然有六
經鑄我之見誠所謂發章句之迷而立於獨者
夫章句猶筌蹄然本以發迷欲學者旣得而忘
之也非爲終身溺之而不究心於章句之外者
乎吾聞其執喪極哀祠墓殯葬一本之家禮設
義學立社倉事事皆著實地上作業要非所謂
瑣瑣破碎者故自號曰敬齋又曰斷迷子蓋有

得之康齋者矣然挾經濟之術三謁公卿而不
一試豈所謂逆流退飛者邪古之君子知之則
言言之則行聖人之心顧亦何嘗忘天下哉使
假先生以年其用舍內外之辨必有分矣先生
行履備見傳志此特其大者余故表之以詔後
之尚友者

鄭少谷先生全集卷十三

鄭少谷先生全集卷十三

閩中鄭善夫繼之著

後學鄭奎光章甫訂

祭文

祭徐昌穀文

年月日某謹以文告於昌穀徐君曰嗟來昌穀
行與時忤文與古瀕而完爾精而反爾真嗟來
昌穀至神者靈光至形者下殤維子玄玄維子
起起吾悲者情吾不悲者理尚饗

祭張巽所先生文

正德九年冬十二月朔旦門人某薄奠於巽所先生哭而言曰於嗟先生昔何爲而來今何爲而往也昔也與愚劇論天地古今人物事變每逸然有吞雲夢頽太華之氣而今者不復能言矣每憂悲姚佚必顛壘倒觴而後已而今者不復飲矣愚嘗究先生之平生先生有大能而賓於鄉而沈於邦而孫意於榮辱之海時也有毋耆而不爲兒子常禮欲如志也憫時艱難欲與起古之人而與之而使汗青於千祀不能一得其所欲輒拊髀擊節放聲而愬之詩歌而裸之人人者於是乎有能名有幹名有義行名亦有夸蹕之名愚嘗默臆先生之履昌也而今不然也謂之何哉人克天天克人人常天變人變天常固也夫是者付之無可奈何之天乎斯綿冥之載者無期也或者大若實而別有所畀乎或者末世之天將反若度而不享善人乎何以行不辱古人爵不踰下士廩不盈三釜年不逮初

衰而疾去此何之也雖然名榮身心之客也是
故殷者涼者脩者折者支離者痾瘵者化萬不
倫皆位乎大順之巧也此處其豐孰分其嗇此
專其姣孰主其蒙若然者皆大通之有也而獨
不聞之炎炎之岑岑者天何爲也哉雖然死生
則大矣雖然自其未始有始者觀之無大也天
地無有也萬種無生也無生無死也且無無也
夫誰計生死於先生自其未終有終者觀之生
化死死化生生而復化死萬劫迴其際以聽機
萬種億小盡也天地億大盡也夫誰計脩短於
先生昔人以生爲負疽爲贅疣以死爲潰癰爲
縣解者亦矯也達生之道莫若以天行天行則
幾矣不知先生視一切榮辱起伏生死夭壽真
不足以上心否也昔見先生作所於巽一年于
茲知所以順生乎知所以順死乎知所以順死
矣而區區名榮不論也垂盡之辰執余手而不
言對兒女訣而無悲斃於正寢而適然是其雖
不能擺脫於形開之年而卒能了悟於形蛻之

日也愚在先生弟子列生則有情死當有哀愚
蓋不能忘情而哀先生也忘情亦難矣于嗟先
生

哭內子袁氏文

維正德十一年歲次丙子夏四月壬子朔越十
有六日丁卯乃亡室袁氏莊介二孺人沒之第
五日也凶服告成某敬以羶薌醴果抱長男鳴
梧令乳母抱次男夢麒携二女懋馨懋昭哭於
柩前收泪而言曰於乎痛心汝年幾何棄我及

子女而長逝也吾生之辛苦崩迫窮阨險阻一
何至此極也吾年十三遭家事初落抗志經史
備嘗艱難汝來吾門吾猶未達肅雍貞一得吾
父母之懽心吾得畢志祿仕者有汝也年二十
三喪父二十四喪母諸弟冲幼諸妹未歸吾又
病憊經年汝惟執喪襄事撫吾弟妹有如母之
道服事吾病湯藥之勞中饋之賢吾心銘之吾
之兄弟宗族與各戚屬知而難之吾出而筮仕
挈汝入京值時擾攘留滯淮北外無親故之援

內無妯娌之談二女在懷終日呱呱然吾竄身
軍中出萬死於一生得事事吳下始復挈汝而
南汝之孤苦勞碌吾言之滋吾悲也及竣事北
去竊圖安享祿位以希朝廷恩寵以畜吾父母
之恩以慰汝追隨之苦酬汝相我之能不意瘡
瘍首禍肺氣交侵吾不敢尸素得告而歸詎今
三年方圖遠離以了心事於乎天乎遽奪汝而
先也冥契旣逝吾今何心於世事耶垂絕之辰
且諄諄告我曰子幼身遭天數奈何不能視其

成立矣而食而衣乳汝實惟君語畢眼汪汪不
復出涕欷欷作聲於乎痛哉臨訣之言吾終身
在耳不肯忘也吾夢顛生世二月無有知識他
日解識人事知汝母顏面如何鳴梧已了了人
事晨昏呼母啼號叫苦吾中腸如利兵之刺切
也於乎汝生而凝淨端重人之敬羨出自其素
心童僕之不肖者憚之是汝之莊也然口不出
惡聲居不覲人雖同室兄弟相見如嚴賓然其
於供奉錢帛澹如也是汝之介也吾命迫塞末

蒙 朝廷恩封榮汝之生而今無及矣撫汝之
行而私謚汝曰莊介盡汝之大乎不乎吾言不
朽亦可以慰汝之短乎於乎脩短數也雖然莊
周達生者也亦曰死生大矣聖人無情情之所
鍾正在我輩汝其知乎於乎哀哉尚饗

祭吾惟可文

正德十四年重九亡友吾惟可厭世凡七閱月
矣思道南歸之便晉安鄭某投淚寓辭將以絮
醅告於惟可之靈於乎惟可竟中道而已耶果

氣數之化終莫能逃而在天者不可以定而勝
耶蹠長顏短古固有之果人之君子於天爲小
人耶抑有亘千古長存不與歲月論壽夭者耶
於乎惟可中道而已矣昔余與子草次吳會意
氣所至雖隔南北越歲月而未嘗不若面談也
乙亥之歲訪余於閩旬月之居與論天人之故
子獨津津然如旣沐者厭塵垢之爲汚也惜余
抱病不能從子武夷以共究其所未至耳繼是
聞子貶損小成三進而三捷余爲之語曰此豈

足明彼志哉其冬果以病歸適余留滯天台寓
書訂盟奈余有先人之志復未能從子之往也
迺走千里追予於樵李之墟告余以出處之道
其意諄諄也其氣充充也余詰之曰吾江湖數
年惟養得此意氣圓滿余應之曰子莫認客氣
爲英氣認孤潔之行爲大道之歸歟惜子有先
人之見未解余有遷就之疑未釋故未曾究其
歸也於乎惟可今也無及矣臨別之辰執余手
曰出處事更勿復道風塵湏洞惟保精神節思
慮以養天年以圖後會吞聲歔歔若不忍舍去
於乎惟可天年幾何樵李之墟竟爲永訣之地
耶去年再得手書有云情緒荒落日覺厭世將
來光景知復有幾與兄相會亦復知有幾也於
乎惟可何悲傷之甚耶後會今果無幾矣豈死
生壽夭子顧先知之顧先言之以自廣歟然陰
陽晝夜天道之常而脩短厚薄亦氣數之定君
子但修其長存者死生壽夭顧不可以入於心
也迺者與思道論子何爲輒不理於口余云惟

可只是氣太高倘有高明者與語當有大轉移處話未畢而子之訃音至矣於乎痛哉子之不竟文山其衰矣海內意氣相親能有幾何自今以後誰與共業子之不竟吾道其孤矣今方謀弔子之廬銘子之墓恤子之孤以盡余道義之情凡余力可及者余不敢怠也臨風寓奠子其慰余之區區

祭誠齋林司徒公文

正德十四年秋九月日晚生某縻祿京師謹以

束帛寓辭於大司徒誠齋林公之靈曰維公謙恭而信清苦而裕榮利是嬰不淫其志洊歷變故汎應安安菲衣蔬食白首改顏服恭公朝罔越寸尺是爲民上直建其的在昔嶺南貪泉是苦民封以樹久失其所公來至止憇如樹下泉爲公出樹爲之什人亦有言夷齊不忒嗟哉此水表公令德辛未之歲余方入仕乞言于公公詔之以曰爵與祿爰在天定縱求而得亦天之幸天幸已矣心術柰何求而不得所失實多噫

嘻數言公實躬行聞命數年亦旣服膺汨汨沒
沒知新則缺遲莫無成愧此提撥至教在耳今
曷敢忘睽垂許時瞻據無方遽有訃告使我心
惛自今小子何所觀法炙雞絮酒期致區區在
公碌碌未卽馳驅茫茫帝鄉旦夕永隔臨風寓
哀歆然自失

祭林泉山翁文

繫公生世歛氣山岳眉蘇嵩申異時迺作早歲
太學執履彭公避路之稱出諸厥衷匪曰文藝

實以綱器鵬雛驥駒何遠弗至木天皇皇纂述

孔良受 帝之眷有儀有將 帝方更始公卽

顯敷國子吏曹人材所樞廣收慎用公執其軌
歷歲銓衡門不私謁南銓視篆薦值咎異公每
抗詞咸國重事帝或依違公乃求去後先四疏
不替匡輔 今上御極海內延注南畿重地公

贊戎務朝道方蠱夙夜匪寧條策十二志切扶
傾逆瑾亂政冥運在剝讒諛得志公作逐客自
公之逐瑾亦誅死瑾旣誅死公道復起輿廩是

錫帝反其始尋加存問以有令子令子振振實
帝翰臣乞還膝下侍色終身公居鄉國垂十許
年安穩矍鑠有如神仙矧以燈下能書細字劇
談竟日迺是閒事望茲九秩綽綽令終有膺孫
子宦迹西東及公屬纊一旦萃止非公景福曷
克乃爾某等鄉里小兒屬分下戚自鄙疎劣謬
公鑑識羣居瞻佇惟是山斗視公行藏卜世安
否當公顯庸曰世將清公忽來歸我思飲氷典
刑日荒有淚盈把四海兒童祗惜司馬玉泉斯
藏君子之光爲堂若防百嗣永昌於乎尚享

祭黃伯固大理文

嘉靖二年秋八月念又四日友弟鄭善夫至自
晉安謹以牲帛醴果奠于後峰黃兄而哭之曰
唏夫已焉哉其堅忍之志純古之行經濟之學
貞亮之節與夫冲粹之文世唯兄一變至道亦
唯兄素翁嘗云伯固殆精金美玉世共然之而
今也可再得哉方正德之末敢批喉下之逆鱗
顛踣萬死而不死豈神將呵之天將秘之以王

佐之用於後皇魚水之逢耶及嘉靖更始乃稍
試而卽死於乎天何爲也哉所謂天未欲平治
天下者是耶非耶彼蒼冥冥吾不得而知也方
兄受重桎伏蒲闕下余曰天子且出兄遽應曰
天子且出吾卽牽裾而死之其一時貞魂義氣
宜可貫日月排雷電而竟不能回 武廟之無
東何哉山川氣澆生賢幾何得一二如兄又竟
落莫以死豈造物者亦忌名耶唏夫吾道其衰
矣善夫才質寡劣志向依違方仗兄以來持之
力不數年間良友凋盡已乎今復何言歸櫬過
邑方奄奄病疚不克奔哭良負幽冥茲將俶駕
赴命力疾一來爇雞絮醅成禮以去然區區無
已之懷實不但爲世道慟也墓祠寂寥今則誰
續摩挲故居曷勝摧蹙唏夫尚享

祭張巽所文

年月日巽所先生之柩將卽于湖山故宅善夫
嗚哀祖于輶輅之前曰戲乎維公隕坳奄忽及
期想公話言山椒水湄舉公平生遵道矩德豈

無要津君子之嗇厥車于于飛旒翩翩形鬼在地精神在天南山之封非堂非防窀穸之事上下茫茫戲乎

祭方母文

於乎樂事難全佳期不常比孤與豪以道義弟兄獲拜母於吳中泣謂豪曰而有至樂耳孤獨無豪曰子誠可悲也吾爲子表而翁之墓以節而哀暇日復謂豪曰孤不子少事遠遊二親繼奄形隨氣滅寤寐想像如之柰何豪曰子誠可悲也崑有繪者會意得人形子曷圖之而果得吾二親如生平時日告面稍慰所私往者母病氣豪甚憂孤聞而亦憂旋而母疾愈豪甚喜孤聞而亦喜氣感也是秋與豪往錫山壽顧封君百感交集復謂豪曰吾親生不得一日之養吾官何爲行吾結廬墓所以了一世事耳豪曰子言真吾感也吾母艱疚息吾一身廼者一疾幾於不諱吾其歸母旣先歸豪累以書招孤爲作武夷講學圖期以歲晚遂事事未遂而母先亡

於乎悲夫母得首丘耳而使豪不得爲孝子也
豪欲養而母不逮豪雖貴而母未封於乎天乎
樂事竟不與人全耶比與豪雖隔百里早晚聚
首信使往來旦夕可通而今者不可得耳於乎
佳期竟不可常耶雖然孤疾未瘳也青山舊諾
也行將養病於先人鳳陽之麓道謁母于棠陵
之隴招豪于武夷之曲讀書守道以終其身耳
聞訃匍匐奔走作文旅淚交下書不成言母其
鑒我區區

哀誄

太白山人哀辭

人生知遇至上下數千載兮余幸與夫子而同
時胡讌懽之弗恒兮羗遷次而垂睽哀流俗之
好汗兮懷脩姱夫焉施抑神龍使在野兮蝮蚶
日愆憑於天池駑蹇之縹服兮騏驥反俛耳而
四馳時方覆巢以破卵兮鳳鳥逝而不來伏隆
中以自營兮吟梁甫而興思日矯首以引睇兮
不及夫重華之垂衣世誹詈其日相踵兮荃直

任而弗疑苟尺蠖之靡虧兮伊何指夫瑕疵循
擊壤以入洛兮世更詫夫鴻跡之大奇盼秦雲
而忍心兮余固知夫達士之不羈何二家之紛
厖兮偃至教之凌遲無或乎夫子之崇玄兮將
賢知者而過之羌遵夫韓張之遺則兮遭老氏
藝文而來茲惜日月之不長與兮荃僅睹夫聖
道之藩籬徒使衆口之呶呶兮祗云白甫之言
詩鹿門之耦耕兮德公迺皓乎龐眉曰二家之
善老善天兮緊非孔氏之所知果南華之以死
爲樂兮將爾返其真而去斯皇天苟一其嫉妬
兮飯牛鼓刀者何終值乎昌期余悲夫素交之
凋盡兮紛涕泪之日垂及茲吾徒其向孤兮夫
誰共業之余貽慨藕居之遂聲兮已邈若乎雲
涯羌宿莽之未生兮來陳愬此誄辭吁嗟傷哉
乎邦家之瘁兮余又奚旁及夫所私

夷穆李大夫誄

有序

正德八年二月念又七日南安郡丞質齋李公
卒又明年葬於會城北斗門之陰嗚呼已哉公

有脩能役役然旅進退于時卒其生竟無有真
知者公由進士令定海判順天左轉六安久次
陟南安以去其伸縮起伏進咫尺所至以騏
驥之才服役轅下卒未能究十之二三其有治
績非其至者也於乎憂世者其如何哉公之志
務以湛莫行萬物而不撓其心使之自炊累焉
不欲爲擾擾者蹙蹙仁義以燭亂乎天下其心
蓋芟芟然定也今之時猶詭相高穆忤相勝佻
巧諂呵以取強而亨焉以公之道而行乎今之
時沉頓窒塞蓋有不辭者矣嗟夫世不爲公也
已矣世而爲公反而淳顧不易易哉公爲詩操
觚漉藻應聲而成無抉擿峻峭之狀類於其爲
人焉公仕止奉政大夫秩五品不得謚於太常
其子源懼其久也名行之不揭揭也屬余私之
記曰謚以尊名節以壹惠禮之古也式行薦名
君子行其私按謚法安民好靜曰夷中情見貌
曰穆謹謚之曰夷穆大夫誄曰大夫之先出唐
天潢大支至五爲鄭孝王孝王七繼玉牒益昌

誨作觀察撫有閩疆曰輕曰諂伯仲悉良將作
刺史表中相望黃巢扇焰九土沸湯王孫草莽
跣足徬徨輕諂亡命依誨走藏僻壤古田僻鄉
杉洋遂爲編戶世耕且桑刺史之裔爰有皇臣
翱翔嘉祐爲宋特人中丞通奉時罕其伍東徙
會城石井有所世德嬋媯榦葉用膺是爲大夫
始遷之祖歷代十三崇替相錯大夫昆亞並時
逝作伯師欒城仲守姑蘇以有圖徽肆于大夫
佚佚大夫惟道是腴衣鉢禮樂冠衽詩書辛卯
之秋逸隼一呼激昂太學淫滯方隅材美不匱
翥羽戢狄爲名相公藥籠中物之官海堧三事
攸恤民之難治有甚悍卒震蕩紛尢抑遏強崛
凱風自南百草披拂牛刀割雞遽論伸屈汗顏
血指乃處密勿勤苦三秋天子有詔驂駟驪黃
籍籍京兆內戚奪田公其往料誰謂魚腹中有
要妙蒼蠅在前貝錦在後端士阨窮雖閭亦耀
區區六安杳矣江濱乘艱遠遣鮮不沮噍公乃
來止磬折隨羣不屑不憊鏟采行真有彼霍山

踣踣弗振吐峻日慢饑饉薦臻檄書至庭非公
莫振公發其羸病是用先積券隣壤得米數千
旋葺室廬以處顛連襁負就食委籍術屢凋瘵
沉轉抃舞咲驩一時流民如解倒懸昔我無秋
今我有田我不爲殍君侯之全我願君侯于千
斯年當路咨嗟走䟽旌賢 天子曰俞時維已
已薄言南安寵之丞貳閩寇蝟興西江有事三
年陳師各老其技當時微公誰勝任使爰授剪
屠爰捷弓矢扈而元戎載陟崎嶇桓桓軍門執
俘折馘人攘其績我食其力衆口嗷嗷我心默
默時命惟當愚巧曷翼成功者退君子守黑烏
石之陽白田之側有田田曰有水湜湜繩約膠
漆豈侵其德年義忘忘卽茲幽域於乎已哉公
之安定以爲非才鬱卷儉囊乃以爲佳公之朴
直動掣其肘回適便給於道何有吾徒遽遽公
挈其儀非公私我我寔知之謚以夷穆壹惠在
茲以播明幽永古不漸

鄭少谷先生全集卷十四

閩中鄭善夫繼之著

後學鄭奎光章甫訂

疏

乞歸疏

念臣守官以來本無重疾只爲過憂瘡瘍被庸醫所誤以爲驅逐百邪必須金石之藥不擬沉積五內反成腹心之灾抵今雜症交攻形神沮喪臣切以病勢如斯而犬馬之勞豈能自効復

恐失今不治而蒲柳之質詎免先零伏望 陛
下憫臣幸未卽死勅吏部放歸調理萬一生全
有地則未死之年皆報恩之日也

諫東巡疏

臣聞芻蕘荒野皆得獻於君臣待罪禮官奉法
無罪竊迹職事不能匡正萬一愧死無地近奉
明旨有以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前往太山獻香
者竊念此事雖芻蕘草野苟有一念愛君蓋有
蒙死而言其必不可矣况臣身有官守職與奉
行者哉臣聞天子端居外屏以示嚴也非郊社
弗離其宗廟以承重也宮墻九重出則警蹕以
防奸也夫以天下大噐權邪側目而不敢發者
無其便耳 陛下遠不見曹欽不見劉瑾乎瑾
固 陛下狎暱之臣也 陛下託以心膂委以
機務時豈不以瑾爲盡忠社稷且日在左右而
一旦叛逆乃爾况今乘輿遠出內無儲君外有
勁虜而驕貴弄臣專典禁兵萬一變作 陛下
誰保以無虞也 陛下獨不聞英廟之事乎前

車之覆後車之戒臣不敢斷其必無也且 陛
下遠舍宗廟以祀太山誠以爲社稷人民邪臣
聞雨露所滋無不孳息雷霆所壓無不摧折煦
然而福肅然而威萬化時行百神率職者天也
泰山之神其有尊於天乎故凡在天之下者祖
宗相承之社稷人民也今以付之 陛下誠欲
陛下敬天之威和其人民保其社稷而能享其
宗廟獻香之事其有重於郊社之禮與禘嘗之
義乎今 陛下郊不視牲齋不誓戒改卜者三
出而馳道恐非所以事天享帝也禘嘗大禮率
不親往恐非所以尊祖敬宗也是故園丘之上
烈風揚沙太皇太后祔廟之夕而七月雨雹此
天戒也 陛下顧不動心敬此天戒乃輟萬機
冒重險以事於泰山何哉臣見五岳之神不啻
天之僕隸也暴慢於主翁而敬恭於僕隸不待
智者而知其必不敢享也况今民窮財盡青齊
淮楚之間水旱連年甚至父子相食者六飛一
過勢必嘯匿山谷倘重傷心更何以徼福於社

稷哉夫興亡之勢皆積漸而後成然不可不察也 陛下連歲比巡而爲 陛下留行者抗言有害而未見其害非惟無害而反有利宜 陛下厭言者之無稽而果於獨用其意也臣愚以陛下之漸成矣昔扁鵲再說齊君不用三見而遁去嘆曰昔公疾在腸胃湯藥可及也及在腠理針砭可及也今入骨髓矣雖有司命將柰之何哉臣恐失今不治而扁鵲遁矣天下名實方懼大怪春秋尊無二上制王公而下皆曰人臣今忍以天子之尊自貶而稱公此莫大之恠也非但大怪也然必有大憂今天下藩王皆 陛下臣子也車駕所至萬一以公禮處 陛下將安而受之耶抑責其不臣無禮耶明明祖訓臣恐彼有執詞矣且 陛下之所欲自封者豈不以雄姿大畧自足累功將相耶然任金革暴霜露縱能手格單于身甚勞而功顧甚鄙也臣聞堯舜惟恭默無爲而萬世言治不聞其擅一將之長今不師堯舜則亦已矣亦不聞有先帝乎

先帝敬天勤民親賢遠色察佞幸絕游畋亦惟
自正其心以爲天下本寔未嘗有所作爲下親
將相之事也然而文武効用身不勞而天下治
此 陛下與左右所習知者 陛下夜氣清明
之時獨不一思先帝之所爲乎臣竊以治亂之
機實在 陛下一心心一正則百邪皆廢 陛
下試一轉移靜求先帝何故身不勞而反治今
何故身獨勞而反亂則一切荒淫悖謬之事將
自追悔不暇只此一念欲成堯舜事業不難也
夫以 陛下之聰明英武顧不惜勞瘁其身以
求治而豈惜一念之轉移哉惜無明智者早爲
陛下陳之也臣本草茅久無仕進之志痛惟先
帝祝天求才不忍以無用自棄抱此悃誠久欲
獻之 陛下明知職非言路寧觸忌諱以死誠
惜 陛下之英明而不忍視天下之日敝也隱
死上聞候命闕下

奏改曆元䟽

奏爲歲差事照得正德十三年五月朔日食起

復時刻不合數多該欽天監中官正周濂等奏
驗交食以改曆元本部議得今後日月交食本
監官仍依古法推步如或未當暫免叅究卽於
官生內精選數人同周濂等講究新法彼此叅
驗等因本年十月十五日十四年四月十五日
十月十六日凡三次月食本部劄臣前往觀象
臺督同欽天監官生人等看驗其初虧復圓時
刻分秒古法新法俱有得失經該奏報外竊以
經緯天地治曆明時本聖賢事業而王政之首
務也且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今欲以人合天非
明理達數之原者鮮克與此是故歲差之法自
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
天復定以一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
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
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十人
歷驗千數年至元授時曆似爲精密矣只今新
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
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之法積四朞餘一

日一日分加於四朞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準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爲九百四十畫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畫二畫二十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畫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是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畫前後爲朏朏只在一畫之間自古無有真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爲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

蓋月小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也日爲月體所掩而食蓋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旣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旣北方才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準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旣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刻

分分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處
要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積以歲月則躔
離朏朧皆不合原筭矣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
於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哉謹按漢唐以來皆
設筭學與教習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如宋錢
藻孫覺諸儒皆爲筭學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
明故定差法更曆元每得其人我朝筭法旣廢
而戶部考校數歲限取數人又止於筭錢穀戶
口此在九章尚未得其一也况占天之書國法
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理明然後數
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天
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按
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曆元可更也近訪得養病
南京兵科給事中樂護工部主事華湘開州判
官余珊南京國子監生蔡于穀杭州處士孫一
元此數人者聰敏靜深頗明理數之學而精於
九章之法者乞勅該部照依太常少卿童軒事
例於本職上超陞職銜其監生處士量加官爵

使觀秘書與周濂等講究叅驗數年然後責成其效於改造曆法庶克有濟爲此具本親賫奏聞

乞歸疏

臣福建福州府閩縣人由弘治十八年進士正德六年十一月內除授戶部廣西清吏司主事八年七月內養病回還十三年六月內起復到部改除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十四年九月內陞授前職念臣生長南方稟受脆薄兼以自幼學問乖張不能以志帥氣也七情交攻多方受病向雖乞歸調治又以優游光景自廢瞶眩之藥實未曾拔去病根卽不自揣遽出干祿備官以來故病復作竟未有消埃之報復蒙 聖恩陞臣以署員外郎職事臣念一介寒士一旦偃然與五品大夫同列計臣之德實不能稱其位萬一况今爲寒邪所侵頭風肺氣喘息不安職業旣荒慚悚無地臣今思耳目鼻口四肢百骸無非病痛寢及腹心殊非旦夕可治也必須畜

數年之艾靜處山林安守歲月齋居洗念庶幾
可望其瘳矣此實臣激切之言非有所假借焉
者也伏望 陛下憫臣愚衷乞勅吏部放歸調
理倘或生全有日年力未暮以臣爲可備一命
之寄臣豈敢久耽逸豫而惜馳驅哉爲此具本
令家人某親齋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再疏

念臣自幼多病且不善養比入仕途積成勞瘵
今春以來加以寒邪相迸醫藥不得其理克伐
太過遂傷其元氣只今年未四十而耳目昏聩
手足疲繭曷然如下衰之人此先零之兆也今
不得歸臣恐有陰陽之患一旦死填溝壑是亦
聖世一夫之不得其所矣臣切惟受病之原實
積勞所致然非勞於職業也居都會之間紛華
恬淡之意二者交馳無所於定故日撓其心耳
心火宜下降而今上行是以陽日虛而陰亦損
百爾害身之疾來乘其敝也臣願自今入山以
寧其心務使百骸得理然後出施之有政臣非

不知既委質爲臣便合致身也臣聞身修爲家國之始修如修補之云也修補得此身完固方可以之殉國今臣之身尚猶敝屋四面破碎今日治病奚啻於禦寇爾也古人必四十而後仕蓋以此時精氣方始完滿志意方始堅定矣况臣尚非強仕之年百病未除而卽試有政養之未厚安望其用之有裨哉伏望 陛下放臣還山假臣數歲然後處以官守之地則臣方足以効勞於職業者敢不盡瘁於未死之年也

乞歸疏

念臣受資寡薄養生乖舛比年以來感患瘡瘍累事醫治益以猖熾向者謬以驅辟百邪爲須金石之藥不擬沉積五內反成心腹之灾抵今三月雜証交攻形神喪沮精氣虛竭臣切以病勢如斯而素食妨職實不自安復恐死期日迫而寡妻弱女何所於托如蒙 陛下憫臣幸未卽死乞 勅吏部放臣回籍調理萬一有生全之日敢忘効犬馬之勞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

至

西

